



译海纯情

原著者：（法）弗朗索瓦兹·普雷沃 译者：王南

华夏出版社

情 纯 海 译

〔法〕弗朗索瓦兹·普雷沃 著

王 南 译

华 夏 出 版 社

1989 年 · 北京

L'AMOUR NU

by

Francoise Prévost

Edition du Club France Loisirs, Paris, 1981

译海纯情

(法)弗朗索瓦兹·普雷沃 著

王 南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佛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1 千字

198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00 册

ISBN7-80053-491-X/1·139

定价: 2.20 元



Francine
Prieur

简 介

故事发生在197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口译克莱尔·卡斯特朗与海洋学家西蒙·德洛尔姆偶然相遇，很快便相爱了。他们两人都曾有过不幸的婚姻，现在他们那样真诚相爱，生活显得那样美好。然而，就在这时，克莱尔发现左乳房里有一个小肿块。接着，便是一连串灾难性的事件：放射检查、放射治疗、切除手术；克莱尔将不得不切除那只癌变乳房。她不愿受人怜悯，也因将失去一只乳房而羞耻，便把真情瞒着西蒙，与他忍痛分手。她彷徨苦闷：一个失去乳房的女性还能象以前那样生活吗？西蒙还会再爱她吗？……

作者以细腻的手法详细刻画了主人公克莱尔在面临困难时复杂的内心活动，生动地描写了法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工作，歌颂了人类珍贵的感情。读起来十分感人，颇有启发性。

作者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也是一个斗争、拼搏的故事——人们与疾病斗争，爱神与死神拼搏。

这是一场没有国界的斗争。每天，成百万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亲属、朋友和心爱的人——都面临着这场斗争。我们必须巧妙地、勇敢地为此做好准备，要相互帮助与疾病做斗争。

现代医学不断取得进展，每年都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然而，对于恐惧，对于羞辱，医生又能做些什么呢？就此而言，我们首当其冲地遭受其害。

让我们抛弃恐惧，因为它于事无补。惧怕癌症同癌症本身一样危险。让我们抛弃羞辱感，因为癌症既不是人生的厄运，也不是上苍的惩罚。

1969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在梳洗打扮时，我感到左侧乳房上有一个可疑的小圆球。由此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奇异经历：两次上手术台，一连好几个星期接受神奇的钴射线治疗。

在此期间，医生不敢告诉我病情的真相，我忍受了他们那令人难堪的沉默，也忍受了那些知情者屈尊恩赐的怜悯或惶恐。我看到过惊慌不安的目光，曾经一度相信过荒谬之极的迷信观点，有时甚至感到万念俱灰。

然而，我也得到了许多爱和友情，使我有勇气与疾病斗争，并坚信能战胜病魔。

克莱尔的故事并不是我个人的故事，但我在书中写进了我的许多感受与经历——我的脆弱、我的愤慨、我的痛苦，还有我对许多问题的答复。这些问题我当时常常自问，其实每个生病的人也都在自问，只是不敢说出来。

我十分高兴地得知《译海纯情》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我希望，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在欣赏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余，能够得到鼓舞，能够引起深思。想到我那可爱的法国主人公克莱尔将与地球另一端所有读她故事的中国读者亲切握手，这难道不是十分感人的吗？

弗朗索瓦兹·普雷沃

1987年9月1日于巴黎

第 一 章

克莱尔感到一阵闷热。她坐在这个俯视整个会场的口译厢①里，就象坐在一个静止悬空的大气球里，身下是一大片专心致志的面孔和头顶。

现在轮到奥尔嘉翻译，于是克莱尔便数起会场上的秃脑袋来……十二、十三、十四……她一个个地数着，耳朵还是在听着耳机。她常和奥尔嘉搭班合译，可谁知道奥尔嘉什么时候会“卡壳”——遇上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怪词，根本译不出来。不过，这次倒不会有什么问题。会议的主题并不太难，而且关于海洋污染的国际会议这些年每年都开，她们都熟知这方面的英文词汇。

十七、十八个秃脑袋……奥尔嘉继续在译，克莱尔一边听着她那略带南方口音的译文，一边等着接她。

同声传译每半个小时换一次班。这个工作要求精力十分集中，精神特别紧张；此外，当然还得精通所译的语言。克莱尔的英语早就不成问题了，她的口译也十分准确而流畅：只要一听到英文，法文译文便脱口而出，有时她甚至觉得是在随意想出一些话通过麦克风讲出。口译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本能，一种条件反射。

就口译而言，克莱尔不仅喜欢所译的每一句话、它的韵律

① 同声传译的工作间，一般都设在会议厅的上部。——译注

和它的表面意思,而且还喜欢这句话的内涵,以及发言者讲话的语调。

翻译一句话,这并不难;可是要译出一句话的语气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克莱尔一直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口译应当尊重发言者的感情,不仅要译出他的每一句话,而且还要译出他内心的声音,甚至于他情感的声音……

马上就该她译了。克莱尔解下围巾,专心听着耳机里传来的英文发言。发言者正在说着一句很长的话……克莱尔全神贯注地准备着,只等着奥尔嘉轻轻地按一下按钮,表示下一句话该她了——就象马拉松接力赛跑中传递火炬一样。

好……克莱尔闭了闭眼睛,接着往下译:“这些污染往往使水中碳氢化合物浓度达 0.1PPM^①,使海产品不能食用。这里,特别要指出一类最能说明问题的动物,因为它是食物链的最后一环。这就是各类金枪鱼:红金枪鱼、白金枪鱼、地中海金枪鱼,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在四分之一秒内,克莱尔拼命地回想这个英文单词“wahoo”是什么意思。听起来,这个词好象是说笑话时随便讲讲的。她在奥尔嘉和她之间放着的拍纸簿上画了个大问号,可奥尔嘉也是一副迷惑不解的神色……她也不知道这个该死的“wahoo”是什么意思。算了,总不能因为不知道一个词,就丢下整个句子。克莱尔鼓起勇气说: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词……”

她继续译下去,也不理会听众中朝口译厢扬起的几张逗乐的脸。

发言者快要结束他的报告了:“……对于这些数字所给

^① 即千万分之一。——译注

予的危险信号,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喔唷,他总算讲完了!现在是主席发言,但他是说法语,这样克莱尔和她的女友便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克莱尔一把抓过字典,一边查,一边说:“你知道吗,奥尔嘉,‘wahoo’这个词叫什么?好,找到了,叫‘刺鲃’^①,也是金枪鱼的一种……”

现在休会了。会议主席宣布,下午两点30分复会。

克莱尔和奥尔嘉赶快收拾好东西,然后说说笑笑地向走廊尽头跑去。她们每回都是这样:快跑超过别人,在别人前面赶到电梯。这些涂着浅绿色瓷漆的大电梯似乎十分威严,开门关门的声音中带着一种贪婪的叹息声,就象一只饥饿不堪的猛兽在低吼。

会议中心的自助餐厅在最高一层。克莱尔觉得这个窗明几净的地方使人略感冷漠,没有什么生气,但她喜欢这里宽大的玻璃窗。坐在这里放眼望去,巴黎景色尽收眼底。

她喜欢在餐厅一角靠窗子的那张桌子上吃饭,现在那张桌子还没人占。她们跟往常一样,先把大衣搭在椅子上——表示这个地方已经有人了;然后,手端着托盘去排队买饭。她们俩都选好了各自的饭菜,一边向桌子走回去,一边向熟人打招呼。

同许多同声传译一样,克莱尔和奥尔嘉是“自由口译”,可以接受私营团体的合同,但是她们最经常的还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并已在这儿工作了好几年。她们已经熟悉了这儿的工作,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重返这座既陌生、又熟悉

^① 刺鲃(bà),金枪鱼的一种,体长一米多,侧扁,生有利齿。生活在世界各地海域中,特别是赤道附近的海域中。——译注

的大楼时，心情都特别愉快。她们给教科文组织大楼起了个外号，叫“娘家”。教科文组织就象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她们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电波的和谐音符中宁静地生活着。

同声传译工作要求具备许多禀赋。克莱尔和奥尔嘉当初选择这一职业时，她们梦想着能去旧金山参加国际组织大会，或去北京为国际专题讨论会做同声传译。她们其后的确去过不少地方出差，但她们得以施展才能的会议大都是在日内瓦召开的。日内瓦莱蒙湖的喷泉、豪华的钟表店、美味的榛子巧克力，还有饭馆里用小巧玲珑的高脚酒杯盛着的两“分升”白葡萄酒……对这些她们是再熟悉也不过的了。

两个女友一心想着出差旅行，可近期内没有出差的机会，于是便来到“娘家”寻求安慰：一面吃饭，一面欣赏巴黎残废军人院的圆屋顶和艾菲尔铁塔。

她们有说有笑地坐下来，然后就一边吃饭，一边集中心思讨论她们现在最为关心的事情：奥尔嘉的安家问题。她最近刚搬家，可工作又那么多，忙不开，于是克莱尔便帮她安家。奥尔嘉惊奇地发现，克莱尔在室内装饰方面也颇有造诣，干起活来十分在行。三个星期以来，每当周末，她都来奥尔嘉住所帮她干活儿：用砂纸给木料打光、填平墙上的洞、用清水洗墙，等等；而奥尔嘉则在一边缝窗帘。“我们就这样分工吧，”克莱尔说，“我干这些事还行，可就不会干针线活儿。”如此富有女性气质的克莱尔居然有建筑师的才能。她总是随身带着卷尺、铅笔和擦字橡皮，会连续几个小时地在方格纸上设计如何安置室内家具。她知道应该怎样安装洗澡间或厨房，也知道如何使用唯一能够凿穿振荡混凝土的最新电钻。她常说，人的脑子有四分之三专管双手的活动，谁要是不会利用自己的十个

指头，谁就是个残废人，因为他的脑子只有四分之一管用。她喜欢做这些手工活，尤其是和最要好的女友奥尔嘉一起干活，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

两位女友已经吃完了饭。

“怎么样，天花板干了吗？”

“嗯，干透了……”

克莱尔从坤包里抽出一张纸：“拿着这，奥尔嘉。我给你开了个单子，要买的东西都在上面。明天上午10点左右，我到你那儿去……”

奥尔嘉接过那张单子，一边看，一边问：“油漆……什么漆？”

“甘油苯二酸，”克莱尔说，“这种漆挺不错，是一种清漆，漆完之后把滚筒放在汽油里一洗，就干净了。”

“……6号螺钉，6号木钉，水泥墙钉……”

克莱尔打断了她：“这是在墙上挂画用的，你的一些画还是挺好看的。你有哪些工具？”

奥尔嘉一下笑了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就有一把锤子，还要什么呢？”

“我明天把我的工具箱带来，里面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等漆完天花板，我再给你用板条钉个书架，包你满意……”

一个人双手端着托盘，朝她们这张还空着两个座位的桌子走来。刹那间，克莱尔似乎觉得这是个熟人：她好象在哪儿见过他这个脑袋。对，她想起来了：上午在会议厅里，她曾注意到与会者中这个夹在两个秃头之间的脑袋。这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脑袋，一头蓬松的乱发，鼻梁上架着一副不锈钢框架眼镜，衣着得体，色彩鲜艳。好一副夏日夕阳景，克莱尔自

忖道。

讨人喜欢的脑袋用下巴指了指两个空位子中的一个：“这儿有空吗？”

“有，”克莱尔回答。

“您呢？”

克莱尔先愣了一下，然后便笑了起来。那些风流轻佻的人既不会有这种稚气的惊讶，也不会象孩子那样开心地笑的。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了下来，用手指了指他挑作主菜的沙丁鱼：

“我想要一份 wahoo，可卖完了！”

克莱尔又不禁大笑起来：

“我刚才可真给卡住了！……wahoo，会叫的鱼。这真滑稽，我当时可真是不知所措了。其实它是‘刺鲀’，另外一种金枪鱼。”

克莱尔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和这位先生搭话。她平素话并不多，而且同那些习惯于独身生活的人一样，她总是提防着不让别人探听她的事情。“这个人真怪，”她思忖着。她从他的眼镜后面，感受到一种专注的目光，一种充满幽默和恳切的目光。对这位中年男子，她好象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刺鲀丧生于汞毒之中……这或许不是件坏事……”

奥尔嘉皱了皱鼻子：“唉，别说了！请您暂停一下。别再谈什么污染，什么 DDT，也别再说什么汞毒了。只要一提到这些，我们就恶心。”

“您说得对，我们还是讲些没有污染的、清澈的、洁净的东西……”

他一边说着，一边闭上眼睛。

“你们知道这个小游戏吗？是这样的……闭上眼睛之后，眼前先是一片黑暗；然后，去想象某个美好的东西——只要用心想，便可以看到这个美好的东西……我现在看见一个岛，一个小小的海岛，岛上有几株椰树，在柔和的海风中婆娑摇曳着……大海是蔚蓝色的，天空是玫瑰红色的……小岛上，有一座用棕榈叶搭成的小屋子，一只狗躺在屋荫里睡觉……”

克莱尔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他。真奇怪，他这样讲话，这样做事——心情那样宁静，语气那样缓慢，丝毫不顾忌坐在旁边桌子上的其他人，好象在别人面前大声说梦话是正常似的。

“您闭上眼睛了吗？”他问道。

“没有，”克莱尔说，“我在看您。”

他笑了，睁开双眼，用手整整眼镜。

“您真应该闭上眼睛。刚才那个小岛真美丽，简直令人心旷神怡。”

说完，他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沙丁鱼来。

“我刚才跟您说，这是个小游戏……不过这可是一个正经的游戏。在现实中，我们每天看到这么多丑恶的、或者说阴暗的东西；因此，得时时虚构一些其他的景色。要是您每天都想象一个喜欢的地方，在那里快快活活地待上15分钟，那您就会对生活产生好感。”

“我以后再试试吧，”克莱尔说，“您待会儿还得回去开会吧？”

“我不但得回去开会，而且还要宣读我的学术报告。不过，我讲法文，所以你们不必费神了。”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海洋学家……啊，当然，海洋是辽阔的，包罗万象……我

是专门研究浮游生物的，这些小玩艺儿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

克莱尔把一个纸包放在桌子上，打开纸包，里面是两块苹果酱馅饼。她给奥尔嘉一块，又把另一块掰成两半。

“拿着，就当餐后点心吧。这是我家附近的面包商做的，全巴黎最好的馅饼……”

“谢谢……我叫西蒙，西蒙·德洛尔姆。”

“我叫克莱尔·卡斯特朗。”

“太好了，”西蒙说，那神态就象他们两人刚刚签署了一项神秘的条约似的。

这时，奥尔嘉站了起来：“你走吗，克莱尔？我们还得去约翰的办公室呢。”

“走吧……”

克莱尔忙起身穿上大衣，拎起坤包，一口咽下嘴里那块苹果酱馅饼，对西蒙微微一笑：

“再见……”

“回头见……待会儿散会后我等您……”

“好的，”克莱尔答道，诧异自己怎么会接受这个约会。

她朝正在微笑的西蒙看了一眼，便迈着轻盈的步子和奥尔嘉一起走了。西蒙目送着她，看到她用手掠了下头发。他注意到，这是她的一个习惯动作。“真有意思，”他自忖道，“这么漂亮的姑娘，可看上去似乎又不怎么自信……”

在电梯里，奥尔嘉不时用眼角瞄着克莱尔。她很了解她的女友，看到她那副流露出内心喜悦的迷惘神态，忍不住要逗逗她。

“这个人可真有趣，克莱尔。”

“是的……他叫西蒙……”

奥尔嘉惊讶得睁大了眼睛：“我当然知道他叫西蒙。刚才我不也在那儿吗，你忘了？”

克莱尔这时才猛地醒悟过来。她看了看奥尔嘉，不禁又笑了起来：“噢，对——看我多傻！这肯定是他的那个小把戏搞的：玫瑰红色的天空衬托下的小海岛……蔚蓝色的海水……我在海里游泳……”

约翰的办公室在大楼的另一端，他是负责口译工作安排的。她们疾步走着，脚步声得得地回响在长长的走廊里。等到了办公室门口，她们两人都往门口的信箱里塞了一封信——每当“自由口译”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临时聘书时，她们都得尽快地给予答复。

她们几乎是跑着赶回会场的，等她们气喘吁吁地走进口译厢时，会场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复会了。

下午的会议先是由一位丹麦代表宣读他的现场调查报告，他的发言时限为 20 分钟。现在奥尔嘉接过了火炬，克莱尔方有闲暇来仔细观察会议厅。她毫不费劲地就找到了西蒙那头发蓬松的脑袋。他头戴耳机，专心地做着笔记，一直没有抬头朝她的口译厢看看。克莱尔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使她心里感到一阵刺痛。

等丹麦人的调查报告结束之后，会议主席说：“谢谢丹麦代表。现在请法国代表西蒙·德洛尔姆先生发言。”

西蒙·德洛尔姆！克莱尔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双颊一阵发热。“我怯场了，”她心里说，“我因为这个几乎不认识的人而怯场了……”她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琢磨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心神不安，西蒙的话声就通过耳机传进她的双耳了。一听到他的声音，克莱尔的情绪就马上镇静下来。他的声音还是跟午饭时一样宁静，一样略带点儿幽默味儿。克莱尔全神贯注地听着西蒙的发言，可是却听不大懂他所说出的话。她听得那样专心致志，宛如重新听到一首她以前曾经喜爱过、后来又忘却的歌曲的曲调。这优美、深沉的曲调消除了她的忧愁，安抚着她的心灵。克莱尔就象一个因做错事而担心挨骂的孩子，在得到父母宽恕、安慰之后，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奥尔嘉从侧面看着克莱尔。在她所有的朋友中，只有奥尔嘉一个人知道她的身世。克莱尔曾爱上了一个叫伊夫的小伙子，在他从阿尔及利亚战争^①复员回来不久，他们就结了婚。伊夫生性脆弱，克莱尔却喜欢他这一点，想方设法帮他医好他的天真在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他总是忘不了那场他所反对的战争中的残暴行径，可又竭力想摆脱那场恶梦的折磨。然而，无论克莱尔怎样热烈地爱他，无论她怎样尽心地照顾他，无论她怎样宽容地忍耐他，都不能医治好他的精神创伤。后来，伊夫开始酗酒，为了使他摆脱酒精的折磨，为了使他免受不眠之夜的困苦，克莱尔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不管他到哪儿，她都跟着他，即便累得步履蹒跚也不离开他；有时，她还不得不请别人帮忙把他弄回家，把他摁在床上。一天上午，她下楼买东西。等回来时，发现他倒在厨房里，脑袋炸开了，手里握着一支左轮手枪。墙上溅着斑斑血迹……

① 即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1954--1962)。法国曾派50万军队残酷镇压，但仍被迫于1962年承认阿自决与独立。这场战争削弱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国内也普遍引起法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译注